



## 舞龙舞狮送祝福

# 社火娃娃闹新春

本报记者 王敏/文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 春官送福里的“小春官”

13岁的杜嘉琪已经学习春官词两年时间了,不少人最近在短视频上看见过他在社火巡游上表演“春官送福”的画面。视频中,一边是杜嘉琪身着披风,头戴官帽,手拿羽扇,出口就是一段段的春官词,另一边,是比他高的大人扮演的春官,也是一套整齐的行头,和杜嘉琪一唱一和地向市民们送福。

“我喜欢这个春官送福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很热闹,每次表演都觉得很很有年味。”过年期间已经参演了几场社火表演,杜嘉琪还是意犹未尽,“我现在不紧张了,有人问话我还能即兴回答呢!”说着,他马上上来了一段:“春官无品不算官,手摇羽扇说吉言,家门前说一段,句句吉祥保平安。”

李振西是杜嘉琪的师父,说起自己的这个小徒弟,他很是得意,“不怯场,记忆力好,能说很多春官词,现在还能即兴表演,词说来就来,厉害着呢!”李振西是海原当地春官送福非遗传承人,这些年,他将精力放在培养小传承人身上,虽然这并不容易,但他很坚定。

他介绍说,学习春官送福,要学的内容有很多。首先要熟记大量的春官词,这些词句寓意吉祥,富含哲理,是春官表演的核心,学习不仅是背诵,还要掌握各种场合的春官词,从祝福家庭和睦、事业有成,到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每一句都需烂熟于心才能灵活使用。其次,要学习春官的仪态和步伐,在巡游中保持端庄,展现出春官的威仪。此外还要学习如何使用羽扇,这不仅是春官表演的道具,也是一种表达情感和增强表演效果的工具。羽扇的开合、挥舞都有讲究,要随着词句的节奏和情感变化而变化。

李振西强调,春官送福不仅仅是表演,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春官们需要了解春官送福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这样才能在表演中传递出真正的祝福和文化的韵味。最后,即兴表演能力的培养也是不可或缺的,这要求杜嘉琪不仅要记忆力超群,还要有敏捷的思维和应变能力,能够在与观众的互动中随机应变,让表演更加生动和有趣。

“小春官们的成长,是我们春官送福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的希望。”李振西自豪地说。

一群可爱的“社火娃娃”。

### 舞狮队的“小狮子”

在今年的元宵节社火巡游上,宁夏中卫市海原县西安镇曹氏社火队的舞狮娃娃们成了社火上的小明星。

元宵节之际,海原县街头张灯结彩,年味十足。随着欢快的锣鼓声,一群身着五彩斑斓舞狮服装的孩子们跃入了人们的视线。他们头上高高的狮头栩栩如生,金色的毛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在这群“小狮子”中,最小的由4岁的曹富鑫扮演,比他大一些的曹致远、曹雅茹等六七个舞狮娃娃跟在身后,整个队伍颇有气势,又不失孩子的灵动,引来周围观众的频频掌声。“我们是家族传承,目前已经传到第三代了,有100多年的历史。”曹健作为曹氏社火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这支社火队的队长,他介绍说,曹氏社火将武术和传统舞狮融为一体,表演时,舞狮者在舞狮过程中融入小红旗、长刀、流星锤等武术动作,狮

子的动作有翻、滚、钻、跳、抖、上高架、口或爪接传球等高难度动作。“平时训练很严格,就是希望能把老祖宗的传承下去。”曹健说。

回到平时的训练场上,每一个“小狮子”都认真学习。他们的步伐虽然稚嫩,但每一个动作都力求到位,从慢跑热身,再到模仿狮子的翻、滚、跳跃,小小的身影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认真。

“我们先将基础动作分解,让孩子们一步步学习,这个过程对于这些年纪不大的孩子们来说很不容易,比如抖的动作,就要在日常生活里反复练习,抖出狮子的灵动感,还有在练习口或爪接传球时,孩子们的小手要紧紧抓住彩球,眼神还要十分专注……”曹健欣慰的是,不久前在参加甘肃一场庙会表演中,“小狮子”们表演的前后空中翻腾动作完成得十分精彩,也让更多人领略了宁夏舞狮的风采。

### 舞龙队中有“龙娃”

说起元宵节当天的决赛,金凤区满城北街街道平伏桥村社火队8岁的小队员段浩楠很是激动。“我在社火队里表演的是舞龙。”段浩楠说,自己表演得不错,而且还向现场很多“大狮子”取了经。

队长姜菊笑着说,今年社火队里的娃娃们都参与表演了,有舞龙的,有舞狮的,孩子们表演很投入,现场效果特别好。

姜菊介绍说,近几年,平伏桥村社火队呈现老龄化,还面临“断代”的问题。为了让这项传统文化继续传承发扬,平伏桥村通过以“老”带“少”的方式,组织动员村里的娃娃们参与社火演出,从社火的历史渊源、传承意义到基本动作,让孩子们深入了解社火、亲近社火,最终爱上这项非遗代表性项目,为社火队伍注入青春力量,也让这支队伍更加年轻化,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进来。

今年12岁的吕静雯和刘金豪都是舞龙队的“龙娃”,当问及他们对今年的表演满不满意,两个孩子齐声说“满意”。那条寓意吉祥如意的长龙,在孩子们的舞动下,成为了新春社火表演队伍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 小苑湖地名探源

策划/李建宁 李振文 陈玲  
本期执行/李振文  
(38)

■ 本报记者 李振文 文/图

小苑湖,位于银川市兴庆区胜利街街道办事处辖区,湖城东临胜利街,北侧和西侧为宁夏医科大学校园,南抵南绕城高速公路,湿地面积约27公顷,是银川市南部又一处生机盎然的美丽湖泊。



冬日的小苑湖。

### 名称不一,发音相近

冬日的小苑湖,结着厚厚的冰层,午后的阳光映照在冰面上熠熠闪光。当下虽是冬日的萧索景象,但眼前广阔的湖面,金黄的芦苇,以及湖畔枝条婀娜的垂柳,仍可想见其在绿意浓时的一派美景。

小苑湖位于银川市南部,与同位于这一带区域的七子连湖、张亮广湖等相比,小苑湖的体量虽然称不上大,但同样历史悠久。

今天的小苑湖,其名称在各种来源的表述中称呼不一。有称“小雁湖”的,其北侧和西侧紧邻的宁夏医科大学即将此处校区称为雁湖校区。在《银川市兴庆区一般湿地名录信息表》中,它又被称之为“小园湖”,在其他来源中,亦有称之为“小圆湖”“校园湖”的,在此不一列举。

在如此众多的称呼中,经综合考量,记者暂以《银川市重点保护湿地地图册》(银川市湿地保护中心制)中的小苑湖,作为本文叙述时对此湖的统一称谓。那么,一处湖泊为何会有众说纷纭的名称?仔细观察即可发现——这些名称虽然用字不同,但发音却都较为相似,秘密或许就藏在相近的发音之中。

### 一个老地名——小爷湖

在网络卫星地图中查看小苑湖所在方位,除如“雁湖”等标注不一的名称外,还能看到另一个不太显眼且已不再使用的老旧地名——小爷湖。这,其实就是这座湖泊在历史尘埃里的“真身”。

今天的小苑湖,位于胜利街、丽景街的交会处西侧。胜利街,作为公路的形成历史可追溯至民国时期,也为考证小苑湖昔日情况提供了一个相对恒定的历史坐标。

查阅1935年的《宁夏全省渠流一览图》,在今胜利街南端西侧今小苑湖所在,有三处紧邻但互不相连的小型湖泊存在,其中最南边的湖泊有一道小渠与西侧不远处的唐徕渠相连,小渠的名称即标注着“小爷渠”,与之相对应的,在此渠北侧亦有与之平行伸展的另一道渠“老爷渠”。

这应该就是此处湖泊曾名“小爷湖”的缘由或佐证。至于为何会唤作此名,也可以从一些现有地名的历史来源进行推断,比如如今亲水大街与正源南街交会处西侧的大雁湖,其名称即由原先的旧地名“大盐湖”而来。跟“雁”与“盐”一样,“爷”亦与“盐”音近,“小爷湖”很可能即是“小盐湖”之称演变而来。

### “吴家湖”也曾是它的名字

对于今天的小苑湖来说,“小爷湖”这个历史旧称其实也不是唯一。查阅1941年的《宁夏省永宁县图》,同样在今胜利街南端西侧的这一方位,1935年《宁夏全省渠流一览图》中的三处互不相连的小型湖泊,此时已为一南北纵长的大湖所取代,湖名标注为“吴家湖”。银川平原上湖泊众多,以前也多以“某家”这种以姓氏命名的方式命名,十分常见。

“吴家湖”这一名称存在了较长的时间,直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银川市各乡地名图中,仍可看到此处湖泊被标注为“吴家大湖”的名称,其湖域延续着上世纪40年代的形状与规模,比今日的小苑湖面积要大上不少。

走过漫长的时光,小苑湖经历着属于它的变迁,不仅名称,更有湖水与生态。今日的小苑湖,作为一处得到很好治理与保护的湿地,宛若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银川市南部,闪烁着属于它的美丽与光芒。

### 老照片里的宁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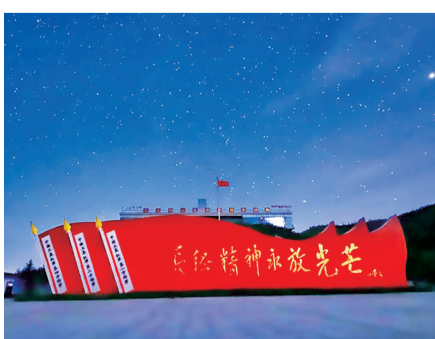
六盘山,天高云淡而山势险要。这里既是地理意义的天然屏障,又是通往西部的重要关隘,承载着千百年来饱经风霜的历史与壮志凌云的豪情。

1905年,饱览群书、学富五车的裴景福谪戍伊犁,沿官马西路西行而途经六盘山,并在其撰写的近代史研究中备受瞩目的《河海昆仑录》中记述:

“初六日(1905年11月2日,笔者注),晴。晨正起,食粥,行十五里至山脚火烧店小坐,登山至六盘山顶,午饭。路极陡峻,盘纤而上,路旁乱石,开道时所移也。流泉鸣咽,阴风怒号,深涧积雪皑皑,石恶土劣,植柳不能成行。东望日色惨薄,云雾混茫,自念此身,如虚空微尘,巨海浮沤,不知存亡何所?起灭何从……六盘山顶有牌楼,题‘陇干锁钥’,联曰:‘峰高华岳三千丈,总督的陶模,其溢号为勤肃。’



1910年六盘山顶牌楼。



2018年本文作者摄于六盘山顶。

## 陇干锁钥六盘山

郑文著/文 图片由郑文著独家提供

清代末年,风雨飘摇。戴罪赴边陲的裴景福以沉郁而不失旷达的笔墨,勾勒出彼时六盘山之险峻崎岖与满目荆棘,又蕴含着身处动荡不安时局中的迷茫与困惑,观天地之苍茫,叹世事之萧瑟。

行至山顶,风物突变,俯瞰群峰,天地浩渺之感油然而生。裴景福感触之际,但见彼时六盘山顶建有牌楼,上书“陇干锁钥”。

六盘山,是黄土高原上的璀璨明珠,见证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六盘山,是丝绸之路东段的重要通道,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山水相连的纽带。六盘山,亦为军事意义的天然屏障,自古以来兵家必争。“陇干锁钥”四字,“陇干”即为陇山之主干,“锁钥”本意锁与开锁之钥匙,于此则体现关隘之意。六盘山,崇山峻岭且为险关要塞,视为雄浑壮阔的中国西北的“锁钥”之地,恰如其分。

而文中于六盘山顶建牌楼的陶勤肃,即为1896年至1899年出任陕甘

总督的陶模,其溢号为勤肃。

1906年4月24日,受伊犁将军长庚之邀而赴新疆参与治理机宜的宋伯鲁途经六盘山,在其编撰的《西轶琐记》中亦有关于六盘山顶牌楼匾额的描述:“山颠建碑,东面榜曰‘陇干锁钥’,西曰‘六盘古塞’,皆陶勤肃公题。两旁小字书:‘陇甘最险无双地,天下难行第一山。’其旁戍台一座,行馆一区,题壁者多述风雪崎岖、艰险难行之状。”

由此可知百年前六盘山顶牌楼东西两侧匾额所题写的文字,牌楼东侧上书“陇干锁钥”,而“六盘古塞”书于牌楼西侧,且皆为陶模所题。只是1905年11月2日至此的裴景福记述刊联为“峰高华岳三千丈,险隘秦关百二重”,而1906年4月24日至此的宋伯鲁则描述牌楼两旁小字为“陇甘最险无双地,天下难行第一山”。此两联俱佳,工整严谨,平仄协调而用词精准,既展现六盘山的壮美与险峻,又蕴含厚重的历史,呈现出高超的文字造诣与深刻的文化内涵。但裴景福与宋伯鲁二人至六盘山时间仅相差不足半年,不知这两副六盘山佳联是否曾并存山顶而分列牌楼东西两侧,唯望将来能够呈现更为丰富的线索,以解悬疑。

书中的印刷形式为当时流行的网点制版法,六盘山顶的建筑以及牌楼形制虽然清晰可见,亦能印证宋伯鲁所言“其旁戍台一座,行馆一区”,但印刷影像的清晰度无法辨识匾额字迹。

而目前所见民国时期六盘山顶影像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这座牌楼。

一百年来匆匆而过,百年前统辖陕甘的总督、辞赋满腔的文人皆已远去。时代所限,他们的豪情与文采,没能改变旧中国贫穷落后的惨状,也没能改变清王朝土崩瓦解的必然结局。唯六盘山巍然挺立,见证着沧桑巨变,见证着物换星移。

2018年,为追忆往事而再上六盘山。是夜,惠风和畅而星光璀璨,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前展展的红旗雕塑在夜空的映衬下格外鲜艳。于壮丽的夜色中,裴景福所见满目荆棘的六盘山早已气象一新,“石恶土劣,植柳不能成行”之情景业已被茂密的森林植被所取代。仅

仅百年,崇山披锦绣,天堑变通途,此情此景,不由感怀,究竟何为“陇干锁钥”。

1935年,红军战士凭借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和无畏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历经艰辛而成功翻越六盘山。这一壮举不仅标志着红军即将走出漫长艰难的长征路程,也象征着艰苦卓绝的革命事业迎来新的转折点。

六盘山,古之陇山,是黄土高原上“峰高华岳三千丈”般的名山,见证了红军战胜艰难险阻、迈向辉煌胜利的坚定步伐,也承载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而成为矗立在中华大地上的丰碑,激励我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